

孫中山革命
演義

于彥



孫中山演義

蛟川 莊病骸著述

萍水 文公直標點

譙北 楊塵因參訂

古董 姜俠魂探徵

第五十一回

抗苛稅欽廉起義師

出奇兵逸仙奪砲壘

廣東欽廉兩屬地方，素來民風慍悍，難治兼之地瘠民貧，俗語說得好：『貧困出英雄。』所以『好勇鬥狠』四個字便成了欽廉人民的定評。但是他們既沒有組織，又沒有訓練，更無所謂目的，倘或一時間與鄉鄰有些些小的口角，便可以由雙方決鬥，進而至於聚族械鬥，流血聚尸，在所不惜。從來不肯涉訟，就以相鬥爲決，誰鬥輸了誰就算無理。那鬥勝了的一邊，便儼如戰勝了敵國，開疆闢土一般。不但是獻俘慶功，光榮一族，并且從此揚威耀武稱霸一方。太平天國失敗後，曾胡諸人創設釐金雜捐，彌補戰費，獻媚虜廷，便弄得民不聊生。以素來勇悍的欽廉百姓，自然免不了挺而走險，揭竿爲盜。稍有資產的便不得安枕。於是綠營兵弁便借此生財，假名分防勦匪，到處敲詐淫掠。一遇了盜案，他們不但不去認真緝強盜，反要向事主訛索一番；然後左一趨，右一趨的，

勘驗咧調查咧傳問咧倒把個事主弄得比被強盜搶劫還要痛苦。倘然事主是個有體面的縉紳，他便提兩個無知鄉民，再株連許多良戶，栽贓勒索，無所不爲，結果仍然追不出原贓，到無端蹂躪幾家農戶，甚或送却幾條無辜性命。因此欽廉百姓起而自衛，聯絡鄉村組織團練。倘遇匪警盜劫，便集團抵抗，不再勞動綠營防兵。那營兵武弁也就樂得吃太平糧，不過少了一宗大收入罷了。但是民衆經這一番的團結，便很有力量，差不多的事，官府也就不敢十分的作威作福。那民團的自衛精神便擴大起來。起初還是對向盜匪的，漸漸就對於壓迫他們的階級，也就有很顯明的反抗運動。這回廣東制軍衙門，催租加稅，雷厲風行，便激惱了欽廉兩屬的小百姓，一聲團集，抗不交納。縣裏派差下鄉時，不是殺死，就是打傷，事情越鬧越大，大家知道斷不能和平了結，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；推舉廉州紳士劉恩裕做首領，集合起來。恩裕知道事體已不可收拾，若不求外援，斷乎抵不過清吏壓迫和武力，到失敗時不知要流多少無謂犧牲的血。便想起除了革命黨是與清廷反對的以外，還有誰咧？因此派人向克強乞援。

恩裕派人去後，一面分派團丁把守要隘，一面專人打探省城消息。一日偵探報告說：『省城已經調兵來勦辦，』恩裕聽了，甚爲急焦。恰巧家丁報道：『外面有個姓黃的，帶了好幾個人來拜

會。」恩裕問道：「你沒問他從那裏來麼？」家丁道：「聽他們口音不是本地人，也不是本省人；問他時，說是從安南來的。」恩裕聽罷，知是克強來了，真是喜從天降，急忙跑將出來，一把拉着克強的手道：「呵！你來了！真想死我了！」克強微笑點頭答應，便跟着他，一直到裏面書房裏坐定，互問預備的情形，各自說了個仔細。

恩裕一面叫人預備酒菜，一面派人通告各縣鄉首領前來集會。不一時住在劉家左近的代表便都來到。恩裕介紹一過，克強便向衆人說道：「滿奴入關，已經有二百幾十年了。當他初佔中國時，殺人如麻。我們的祖宗，不知被他殺了多少！不服他的有死無生！我漢人因爲自相爭殺之後，元氣大傷，無法抵抗，忍辱含垢，沒奈何，屈服了。他從此以爲漢人好欺，橫征暴斂，層出不窮，把我們的血汗脂膏，一齊吸去，供他們滿族驕奢淫佚！現在的那拉氏——慈禧后——更加淫縱無度，把我們四萬萬人骨血積成的海軍經費移來修頤和園，以便與姘夫往來，還要使她的走狗漢賊李鴻章等一班人盡力搜括，供她的揮霍。我們中國因爲陸軍衰頹，海軍軍費被挪，毫無武力，以致與外國戰一次，敗一次；賠償外國軍費幾萬萬，割地萬餘方里；推原禍始，難道不是滿奴漢奸，狼狽爲奸釀出來的嗎？最近那拉氏因爲她的真子——同治——被她逼的短命了，假子——光緒——又不由她的

意，想另外立一個與她同心同德禍國殃民的奴才做皇帝，好更加稱心如意的把我們漢族的大好河山敗掉。不料外國公使因為與他們各國的利害有關係，并且乘勢要求利益。那拉氏便利用拳匪殺外國公使和僑民以為可以如願。可憐！外國聯軍問罪，攻破京城，慘殺的還是我們漢族！她又闢租界賠戰費的喪權辱國，叫她的奴才李鴻章與外國人訂賣國條約，以圖據位淫樂。因此她增稅加捐以獻媚外人，供己揮霍。現在府庫罄空，四海蕭然，我們做百姓的無論士農工商，勞力終年，不能得一溫飽；滿奴漢賊還要另出法子，額外誅求，增加捐稅。貪官污吏，更借題敲詐訛索，以飽私囊。百姓若繳納稍遲，便牢獄枷鎖；賂為陳情求免，便說是亂民抗捐，格殺勿論。遣那強盜不如的野蠻兵來壓制百姓，魚肉百姓，使你無可如何，非服他宰割不可。——現在中華革命同盟會因為要免除人民的疾苦，光復漢族的河山，已經準備許多精兵健將，暗赴各省起義，勦滅韃虜。聽得你們受了官吏的壓制，無處喊冤，非常之憐憫。所以派我兄弟到這裏來幫忙。隨後還有許多的軍兵槍礮來接濟。又通知了各省的同志起義救應。我們從此要努力衝鋒，殺盡貪官污吏，漢奸滿奴！解除我們的痛苦！我們自己以及子孫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舉了！」衆人聽了無一個不齧牙切齒的恨韃子；磨拳擦掌的恨不得即刻出師作戰。

當日克強和恩裕將各處團練實力通盤籌算一番，支配均勻。又忙着製備旗章，籌畫糧秣。諸事有了眉目，才約定第三日起事。

忽忽忙過兩天，已有青龍圩，風節圩，米仔村，白鶴洞等處團丁奉調集合。其餘各處也都遵依計畫，各赴目的地。克強爲總指揮，與同來的會員任指揮作戰之責。劉恩裕擔任後方籌畫補充給養等項。時當正午，便在劉家圩樹起青天白日大旗，浩浩蕩蕩，直奔縣城。

且說合浦縣城只駐有一員城防守備，幾十名兵丁。平日從未操演過。更加上守備吃缺，差不多是無兵一樣。那時合浦縣知縣姓趙，名祺端，是個漢軍旗人。守備姓武，名揚威，湖北人。捐納出身。那日趙知縣雖聽得劉家圩聚衆抗捐，以爲鄉下人不過鬧鬧罷了，能有多大施爲？所以除照例標簽派差，會同地方彈壓外，毫無準備。武守備更是一毫不知。等到申牌時分，只聽一聲呼喊，城裏面的人潮水般亂湧。武守備將煙槍放下，叫親兵出外查問。一會兒親兵回報說：「回老爺，大事不好了！」武守備推開煙燈盤子，忙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親兵道：「聽說是劉家墟的劉恩裕——就是劉舉人劉大老爺的姪子，從前在湖南做過官的那個綽號「劉二猛子」的家……」武守備急道：「蠢東西！『劉』些什麼？——我只問你外面鬧些什麼？」那親兵急了才說出來，道：「劉家裏引

了革命黨殺進城來了。老爺標下看城的弟兄，也降了他們了。街上百姓正在關門閉……」武守備也沒聽完，急忙走到上房，拉着他的妻子就走。方才出得上房，只見一個短衣窄袖，長眉星眼，少年，拖着他的親兵問道：「就是他麼？」那親兵方只點頭，只聽得啪的一聲，他的妻子往後便倒。他連忙跪下求饒，那知還沒跪的下去，早和他妻子結伴作鄂都旅行去了。

那少年回手一槍，又將那親兵打死。便招呼隨來的團丁，將守備署裏檢查一遍，見祇有些土礮廢槍，銀錢衣服，便封存了，派人守住。自己帶着衆團丁，回身到縣衙來。只見衙前已高揭青天白日旗幟，知已佔領，便一直進內。那佔領縣衙的是白鶴洞團首胡明春。見那少年進來，連忙招呼道：「馬先生！辛苦了！」原來那少年姓馬，名如龍，是隨克強來的同盟會會員。

如龍問道：「趙祺瑞咧？」明春道：「殺了。」如龍又問道：「安了民麼？」明春道：「還候着你先生咧。」如龍便叫人出示安民，一面派人報告總指揮，一面領隊向旦那澎進攻。

且說兩廣總督張人駿正在催捐催得高興的時候，陡然接二連三雪片般，接到欽廉一帶的告急文牘。急忙飛調新軍標統郭人漳、趙聲各帶本標，馳赴欽廉勦辦。——這郭人漳，號保生，湖南

湘潭人，世襲出身。趙聲字伯先，江蘇丹徒人，是江南陸師學堂和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。兩人都是同盟會會員。這時奉了督署文書，還不知有革命黨人在內，只道純粹是鄉民聚衆抗捐，便連忙統率本標，分途出。

趙聲行至中途，遇着胡毅生前來通訊，便對毅生道：『只要總部的正式革命軍來參加，舉義作戰，我當然響應。』毅生討了回書，便回河內。

毅生方回，漢民也到了。問起郭人漳時，答語和趙伯先一般。逸仙聽了甚喜，便計畫佔領防城。至東興一帶，以通聲氣。原來東興與安南所屬之芒街，只一橋之隔，革命軍要是由河內到東興，甚是便利。只候日本軍械運到，便將會內三千餘人集合起來，加上欽廉鄉勇團丁七八千人，以及趙郭所部，便有一萬數千，可以作戰的軍隊。廣東全省自不成問題，廣西也可以迎刃而解。再出長江，有兩湖贛皖的新軍響應。革命事業已可有一半的成功。逸仙便派人攻取防城，防城本無重兵，又且驟不及防，便唾手而得。不料日本東京本部內，會員爭執，意見正烈，軍械因而不能運濟。逸仙聞訊大急，因為河內所有的軍械，已經全數運出，尚不夠用。鄉團來催接濟，更是茫無以應。逸仙急得無可如何，只得令佔領防城的革軍進逼欽州，要郭人漳響應。那知人漳見革軍勢單力弱，恐怕響

應了沒有結果，不敢倒戈。逸仙又令防城革軍進攻靈山，趙伯先響應。伯先因爲人漳不動，恐怕腹背受敵，也不敢動。到此時，革軍已是勢孤力盡，不能進取。沒奈何，只得退入十萬大山，另想他法。逸仙經這大打擊，中心仍不少餒。想着：『不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襲取鎮南關，與十萬大山中的革軍會攻龍州，呼應欽廉。』計畫既定，便派人聯絡那模村的游勇。因爲鎮南關憑險設防，如同天塹。只有那模村的游勇，勇敢善戰，又熟於地理，非他們作先鋒，不易得手。

那模村中的游勇有三個首領：一個叫黃明，一個叫何五，一個叫李暉堅。統率着一班弟兄，專做綠林勾當。每次官兵去勦捕他們，黃明等三個便率衆對抗。出沒飄忽，勇悍異常，官兵無一次不是失利而回。地方官前程要緊，便不敢惹動他們，反而向他們講和，每年給他們些糧食，算是招安。只要他們不在中國界內劫掠，那些游勇因此便專在安南境內和法國人作對。法國派駐安南總督韜美，因此非常焦急。逸仙會晤韜美時，韜美曾說起游勇的慍悍，深以爲苦。逸仙說道：『此事不難，你若允許我派人前往收撫，自能安然無事。』韜美聽了，不勝欣喜，當即囑託逸仙撫綏游勇。逸仙滿口應允，回到總部，便派人到那模村向游勇說道：『我等同爲漢族，我們的河山被滿人佔了二百多年，我們做滿人的奴隸，也是二百多年了。如今漢族志士組織革命同盟會，會員遍全國，不

久就要起義，光復漢土，推翻滿清。但是要滅滿，不是難事。只怕外國人助滿人，和我們漢人作對，那就難了。所以我們要和外國人聯絡，使他們幫助我們。我們才有光復故國之望。你們如果要作英雄，爭口氣，就不要無謂犧牲，不要和法國人爲難。我們大家攜手作一番復國運動，方不愧爲一個堂堂男子！」黃明等人聽了，大爲感動，便對來人立誓不擾法境，願受指揮。

此時逸仙要取鎮南關，正用的這班人着。便差人到那模村和黃明等說：要他們作攻關先鋒。黃明等聽說，滿心歡喜，便召集弟兄，說明了，大家都踴躍應命。

逸仙得了回報，便親率同志到那模村，率同黃明等全部一百餘人，於陽曆十二月一號夜裏出發。武器只有手槍四十二支，其餘都是刀叉等件，從山後小路直奔山上。到得山腰，攀藤附葛，爬將上去。逸仙奮勇前進，手足不停；衆人益發鼓勇冲上。不一時已到第三礮臺後面，一聲吶喊，山鳴谷應；衆人舉起手槍，突攻進去。臺兵猛然見着，也不知兵從何來，況在黑暗之中，更不知東西南北，也不知有多少人馬；急切裏無從應敵。逸仙率着這一百餘人，足不停趾，攻將進去。臺兵傷亡無數，只見白彈橫飛，刀光斜起；轉瞬之間，臺兵除死亡外，都已逃匿無蹤。逸仙率衆突過第三礮臺，派人把守，便再攻第二礮臺。等攻到臺前時，臺兵早已逃散。逸仙乘勝向第一礮臺前進。只因進的迅速，

臺兵見聲勢汹涌，不敢抵敵，棄臺而走。不到一夜工夫，已連奪三座礮臺，青天白日旗飄揚於鎮南礮臺之上。逸仙便連忙檢點彈藥，指揮守禦，一面派人通知總部，召集同志同來守臺。一面派人通知黃興到來幫同作戰。

那些臺兵被革軍擊敗，逃至山下，報告本營統領陸榮廷。（由陸亞發一股招安的）榮廷聞報，急率五營人馬，飛奔而來。來到山前，便開礮仰攻。山上革軍也發礮還擊。逸仙手執手槍，率領同志和黃明等奮勇迎戰，自山上冲下，莫不以一當百，大呼前進。陸榮廷雖督兵抵禦，怎奈一邊是順冲，一邊是仰拒；況且革軍人人捨死，個個拚命，有進無退，毫不畏懼，清兵遂不能支持，全隊潰退。逸仙率革軍猛追，奪獲槍械子彈無數，斬殺數百人，方才奏凱收軍。

陸榮廷敗退二十餘里，方才收集人馬，略定喘息。檢點弁兵已損失四百餘人，帶傷的更是不少。榮廷自思：「生平在綠林生活，從未經此大敗，這班人也不知是那裏來的，如此勇猛……」正在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，忽聞金鼓齊鳴，人嘶馬喊，忙出營看時，只見一標人馬，黑壓壓潮也似湧將過來。榮廷不覺大驚。

第五十二回

孫逸仙遠走星加坡

秋競雄組織光復軍

陸榮廷見了來兵，疑是革軍埋伏，連忙吩咐掌號站隊，準備迎戰。正鬧裏，只見一騎馬，箭也似來到跟前。馬上一個藍頂緯帽，穿得勝馬褂，束戰裙的旗牌官，滾鞍下馬，搶上前，打個千，雙手高擎，送上一個名帖。榮廷接過看時，才知是廣西防營統領龍濟光（雲南人由綠林招安的）率兵來會同作戰，不覺哈哈大笑。

一時，龍軍安營已定，龍濟光過營拜訪。榮廷迎接進營，寒暄畢，濟光便問起三座礮臺失守的原由，又問曾否接仗。榮廷一一說了，并說：「革軍凶猛異常，不可輕敵。今幸參戎威臨，兄弟得隨鎧立功，不勝欣喜！」濟光雖然口頭客氣兩句，心下想笑。榮廷無能，便道：「勝敗本行軍之常事，何足爲慮？兄弟到此，理應幫助協戎爲國家效力。協戎過於謙虛，反使兄弟不安——不過貴部接仗辛苦，自應稍爲休息，兄弟願效犬馬之勞，前往山前，代協戎吐氣。」榮廷聽了，雖然心下不快，却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說聲「遵命」，便請茶送客。

濟光回營，便叫文牘師爺辦封移文，請榮廷於明日拂曉帶隊作後援。一面便拔營前進十里紮住。等到四更時分，傳令襲攻。靜悄悄，盪悠悠，直到山前。那知逸仙早已沿途派人哨探，濟光來攻，

山上早已知曉，逸仙便令衆人不要驚慌，分一半人馬，露夜下山，伏在山腰。山上更掩旗熄燈，只聞傳更喝號，不見一些什麼。濟光統兵來到山前，已是晨光熹微，薄霧匝地。便傳令乘霧攻關。衆弁兵一聲喊，直冲上去，槍礮齊轟。不料山上靜寂寂，鴉雀無聲，也不回擊。濟光便督隊猛進。那知剛到半山，斜刺裏彈如飛蝗，由側面掃射過來。龍軍不知就裏，不及提防，中彈的不計其數，直向山下滾去，反把後隊衝倒。山徑逼窄，又不能散開迎戰，前隊又被截斷，長蛇般隊伍，直打成葫蘆一般。濟光知已中計，忙傳令掌號退兵。那山上早已巨礮連轟，直打得龍軍奔逃無路，傷亡枕藉。濟光只領得一半殘兵，敗下十餘里來，會着榮廷的援隊，方才歇住。檢點人馬，已少去七八百人，且始終未見一個革命黨人之面。濟光羞愧無地，便與榮廷商量會師進攻。

逸仙在關上，見龍軍後隊被擊破，便令漢民率同志五十人，往招被截住的三百餘人歸降。這三百餘人已是走頭無路，自然俯首歸順。逸仙又下令撤退山腰埋伏之兵，并要他們歸臺時收拾龍軍遺棄的器械。這時克強因欽廉失敗，早已趕回河內，率領同志前來助戰。便與逸仙、漢民分守三座礮臺。酉牌時分，哨探報告說：『龍陸合兵來攻。』逸仙忙通知克強、漢民一同守禦。那龍、濟光因爲冒險登山，吃了大虧，已是膽寒。只在山下放槍開礮，絕不敢冲鋒上山。逸仙料定敵人心虛，也只

零落發礮還擊。等到二鼓左右，方與克強各率百餘人，分左右兩翼，隱蔽下山。一直撲到龍陸營前，方才拔出手槍猛擊。一面持刀突陣。龍陸兩軍促不及防，營伍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潰敗紛逃。逸仙克強兩隊會合，吶喊窮追。龍陸兩軍死傷遍地，直退走三十餘里方才站住。榮廷濟光二人，滿懷憂愧，相對帶言。待得天明，方派兵到附近鄉村民家搜取柴米，埋鍋造飯，收拾殘卒，重整旗鼓，預備再去拚命。

二人方在計議，忽然旗牌遞進一角公文。榮廷叫師爺拆開來看，却是總督衙門催促迅速肅清的札飭。二人更加煩急。沒奈何，率領所部，重到山前。不分晝夜，輪流突攻。逸仙和克強也更番應戰，奇計百出，龍陸二人賣盡氣力，不能得手。

如此戰了六晝夜，逸仙和克強漢民等，雖然迭獲勝利，但是子彈糧秣，均無來源，看看告絕。并且十萬大山中的一支人馬，因為路遠，不能來援，又被清兵擋住，不能進攻欽廉。看看已是不支。而逸仙毫無畏懼，仍然作殊死戰。看看又過了一晝夜，真已彈盡糧絕，無法撐持。逸仙乃和漢民等商議，只得率衆退往安南境內。臨行時，克強要將礮臺燒燬，逸仙道：「我們再要取這三臺也不難。這是國防，倘燬去之後，滿奴不來修復，一旦有警，邊塞無防，受禍的還是民衆。他如果即來修復，我等

燬也無益，何必徒然使那狗官借着修繕邊防礮臺的題目，又來搜括害民！」克強聽了，深服逸仙卓見。

計議既定，便率領百餘同志，仍走後山，退下山來。那山上原有投降的龍軍，自然報請清兵上關，不必細說。只說那逸仙率領百餘人下得山來，便向那樸村去。正走到諒山歇足休息，只見前面一人，身背包裏，走到跟前，也就歇下。這時逸仙和克強正在計畫要派人整頓東京總部，并說起惠州，欽廉，鎮南關，接二連三失敗的原由。那人留心聽着，便和黨員中一個姓李的攀談。借着問路，說起話來。正說得入港，那人便指着逸仙問道：「這是誰？」姓李的想着已到安南境地，說也無妨，便道：「他便是孫文。」那人擡眼仔細望了一望，才負起包裹作別走了。

原來這人便是廣東的偵探，既得了這個消息，星夜趕到廣州來報告兩廣總督張人駿。人駿聽得這個報告，才知這幾次的事件，都有孫文在內。連忙拜摺進京，啓奏那拉氏內閣接了硃批原摺，便向法國駐京公使交涉，要求將孫文引渡。法使只允放逐出境，廢廷也無可如何。

那安南總督接到放逐孫逸仙的公文，便派人通知逸仙，要他且往他處游歷。那時逸仙已返至河內，接了通知，便邀集一班同志計議：一面令黃克強籌備再入欽廉；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，

以圖進取雲南。又電巴黎巨商張人傑（同盟會會員，號靜江，浙江南潯人）匯款接濟。恰巧安南提岸有個華僑，姓黃，名景南，將生平所積的六千元掃數捐入同盟會。逸仙勸他留些作養老之資，他道：『革命如果不成，一定要被瓜分，老也無處養。革命若成功，我隨處可吃飯，且少受些外國人的氣，死也甘心！』逸仙見他來意誠摯，便收下來，布置一切，且維持機關，佈置已畢，逸仙便往星加坡去，籌計接濟，并聯絡華僑。

且說東京總部接着鎮南關失敗的消息，又聽得清廷向法使交涉，不許黨人在安南屯住，同志無不大憤。國內同志得了消息，也都氣忿填胸。就中單講徐伯蓀（錫麟）自日本考振武學校被摒後，回國來，遨遊海內，遍走遼東，親自調查日俄戰跡，又結識了關東馬賊領袖馮麟閣，結爲心腹。然後到北京，歛住鋒芒，結交權貴。袁世凱、那桐等都很器重他。伯蓀知可以照原定計劃實行了，便到湖北窺探張之洞的究竟。見張不是有心革命的，便以對袁那的手段對他。張之洞見伯蓀英挺豪雄，也嘆爲奇才。伯蓀又便道到湖南，游說他的瓜葛親戚湘撫俞廉三。廉三因是張之洞器重的人，便也十分恭敬。伯蓀見各省內容不過如此，又見同盟會的勢力潛長彌漫，大抱樂觀。乃到京運動，指省安徽。又動四處找了幾封八行書，才到安慶來。皖撫恩銘（旗人）一連接着幾封代徐錫

麟說項的電信，已知道這人頗有來頭；傳見時，見伯蓀聰明靈敏，更以為是幹才，便想引為私人。一則可以見好各大老，二則可以使為鷹犬有利於己。便委伯蓀為陸軍小學堂監督。伯蓀正中下懷，接事後，便整頓校務，訓迪學生，漸漸把革命學說，輸入學生腦筋中。一面聯歡同僚，殷勤上院；一時竟稱為安徽第一能員。不到一年，又調任巡警學堂總辦。伯蓀便引馬宗漢、陳伯平來皖，名為幕僚，實作臂助。暗中將學生運動妥貼。恩銘做夢也想不到，反為伯蓀保奏，加了个二品銜。伯蓀也就紅頂花翎，且為優孟。

伯蓀聽得各處義師失敗，各省黨案紛起，心中大憤。適秋瑾由浙派伯平來皖報告光復軍事，伯蓀乃決意起事。以為皖浙連疆，且握長江之中，一旦得手，天下震動，此而不圖，無能為矣。（錄徐烈士致袁琪生書中語）便留下伯平，準備起手。

原來秋瑾自從加入同盟會後，又與諸女友組共愛會，自任會長，到處演說革命排滿。她本長于言詞，兼之精神貫注，聽者無不動容；聲譽因之雀起。清廷聞得，便令駐日公使陰嚇日本禁止。日本警視局派人到秋瑾寓所搜查，并無槍彈等危險物。只有一束小稿件，裏面詩詞也有，文章也有；還有一張盟書底稿，寫道：